

青海評論

時事述評

教界索薪平議

教界索薪，最近的過去，又演了一幕。然而這裏所謂教界，並不能算是全體，至少是各學校校長並沒有加入。省政府總算是能體恤他們的窮酸（他們的宣言原稿語），居然一給就是兩個月。可是我們有點感想，教職員的薪水，正如工匠的工資一樣，工資如果要以能工的手段來要索，才給錢，未免大煞風景；為工人者不亦難乎？

青海的教育界，他們自己說是窮酸，其實酸却未必，窮是窮透了。以省立的小學校教員來論（縣立或私立的小學教員是等而下之的不可不必費詞）；我有一個朋友他在農職附小（農職附小是本省頂括括的小學）任級任教員，每星期除授課二十餘點鐘外，還要改國文本子（國文有些學生竟然做到每篇一千字以上）二百餘本，看數學本子亦約二百餘本，結果每月計算起來，是共總祇有十八塊錢。兼之現在已經是十二月了，即使此次省政府給他們兩個月薪水的話，也祇發到八月份，他是下半年才任教的，足足四個月才可得到一個不完全一月的薪水（八月初五六才上課），試問這樣是喝湯水狗！還是喝湯（非溫源入的喝湯）夠？某人說：省政府雖然不發錢，然而他們家裏麵總是有的，

青海評論

第四十五期目錄

- 時事述評（三篇）
- 西北問題的探討（四） 丘咸
- 怎樣使受教育者為社會改進的原動力？ 宋積璉
- 對日問題的檢討（續二） 李景森
- 父與子 銘珊
- 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卅二） 孟士杰

我想如果我家裏有麵的話。我決不每日昏頭昏腦整天喫粉筆粉，費腦子血來受這個罪。所以自己有飯喫的人，到底應想想別人是否也有飯喫；祇怕省政府不發錢，如某機關職員之因臥病沒錢喫藥，因而餓死之後塵者太多罷！

那麼中學教員到底好些罷！其實仍屬不然。

中學教員每點鐘鐘點費是八角的七扣，即等于五角六分。每星期要七二十點鐘，一個月下來才有四十塊錢，但這裏每年又僅作十個月計算（一二兩月照例不給錢；此項省下的錢，大半在每月的某個人荷包裏藏着）每月平均祇有三十三四元。再加上一年發下七八個月，結果每月得不到三十塊錢，而終日這裏上課，那裏跑腿（不跑腿誰給你那麼多的鐘點），鬧得不亦樂乎。這豈獨窮，也幾乎酸起來了。像這樣可憐的教書匠，一年扣他們幾個月的薪俸不發，於心何安！

以上的話，就連作者也有點窮酸了。實等於搖尾乞憐。新生活運動下的今日之中華民國的國民，像說話也這樣窮酸，豈不笑話之至。連這樣說說都不對，許許多多人居然這樣實行，那麼他們的無可呼籲，有權柄而且能實行新生活運動的人，是應當打起精神來注意一下才對。

教育經費獨立是本黨的政綱之一，現在既然本黨代替人民管理政權之下，無論那個國家組成人員之一，都不應違背此種政綱或者置此種政綱於不顧；又何況青海省立各級教育經費年不過五萬元，僅備佔全省收入二十分之一，乃至於三十分之一。祇要有二三個奉公守法的縣長或局長們

，就可以將這一筆錢省出來。換句話說，就可以使百數十個教書匠，安心為國家造人才，為民族延命脈，即至少，政府當局也免得一個月或半個月，讓教育界鬧得頭痛。

所以我想：教育界人士此種索新的要求，祇能認為他們是正當，不能說他們是額外要求。無論政府也能，人民也能，除了表同情之外，別無再有理由可以欺飾。因為天下決沒有拒絕人民要求工作報酬的政府，是有理由可以說明人民的。（成）

關於任用縣長

據報載：汪院長，蔣委員長為向五中全會建議厘定中央與地方權責內有一項「縣長人選，應由各地主管長官，根據有法定資格人員，選擇呈報中央任用。至于任期，以三年一任為原則；並明令保障任期內，不隨意撤換。任滿之時，其成績優良者，並由地方長官呈請中央，重行任命，予以連任，以期收人盡其才之效。」我們並非應聲虫，我們實認為今日各省之重大施政，縣長有保障，為惟一應行遵守的政策。因為在此萬端待理的訓政之期，縣長實為推行一切新政的基幹隊，如果縣長無任期的保障，祇作為酬勞之品，一年一任、新政自然無法推行，而且亦即養成縣長貪污之風。

無疑的年來中央政府基礎已日漸鞏固，地方政治亦大多趨重於革新，一切不做事祇擾民，在政治上活動的人物，已日趨于沒落，所謂以縣長為酬勞之品的政府，亦僅僅

有了；可說各省政治至少是一大半上了軌道了。

但是我們仍有感於本省的縣長之任用太濫，而縣長任用後，無論治績好壞，一律以一年一任為原則，這實在是政治的污點。同時我們知道，本省是新設的省份，其有待於賢明的縣長之推行新政至於迫切，現於任用之初，既不以幹練與品德為標準，既任之後，又不以治績良否為標準，這實在非將整個青海的縣治歸之於無可再治不可。況且今日的各省主政者，無不日事於勵精圖治，我們如不能一掃過去的泄沓之壞，使青海的政治，一往邁進，實在也對不起全國人士望治之殷的心情。然而要使青海的政治，日上軌道，青海縣長之謹慎的任用及予以年限的保障，這是起碼的工作。深望我們賢明的當局，迎頭趕上去。（威）

四川之匪官與匪軍

四川近來不獨有匪民，而且有匪官，還有匪軍。不信且看下文。四川曾經出版一種所謂民衆意識的，上載一篇李雄寫的信，原文如下：

（上略）當運南巴之陷也，吾家尙是後方，川北地瘠民貧，社會本身，已屬在在可慮，若不于人民以一線生機，則迫之成匪，易如反掌。乃當局者蠢然自欺，苛征益烈，人謂綏城收糧，戶派一兵，但索財富，不顧其他，以是乃釀成巨變，而吾鄉之事，則又過之。請述其略：前方形勢愈壞，後方搜刮愈力，官吏且公然相約謂：民間財物，與其留之付匪，何如我輩先行取盡，免助敵也！嗟乎小民

，在此等征收原則之下，於是家無貧富，人無老弱，悉有非常輸將之責。勞力者以工資，小販商以利金，耕稼者以糧食，力取既盡，繼以搜索，搜索既窮，再繼之以武力之威脅壓迫。常此之時，夫豈特一戶一兵而已哉，且更一人而以一卒隨之，刀切於頸，槍指其腹，恃其淫威，以盡最後之榨取。財帛既盡，則取用物，用物既盡，則及婦女。嗚呼讀者，人生到此，慘痛何如？於是一鄉之內，八口之家，匪尙未至，而後方已成家徒四壁，十室九空之象矣！慘怛之情，殘刻之狀，不僅止越水深火熱之尺度，殆早已有天地震驚鬼神號泣之勢矣！然而報紙不敢揭其惡，小民不敢洩其忿者，殆猶有所謂顧忌也。於是人但知綏城之陷，源於戶派一兵以徵糧，而不知吾鄉之慘狀，是又豈非千百倍於綏城者乎？

及其匪將至，軍民爭逃，為狀之慘，古今無兩。事前官軍，但禁人民出走，上之既不知安籌軍民合力，以圖最後禦匪之方，次之又不能掩護人民出走於匪軍已來之際，下之更不能聽人民自由出走，俾各人自保其生命於萬一，但悍然相阻曰：不許人民出走！推其意不過取便保有盡量掠奪財富之對象以安軍心耳！及匪突至，兵民競逃，途次難民既多，軍隊不能順暢狂奔，深感不便，於是對人民之爭塞逃途者，悉予以槍殺。彼官軍者，殆欲以此非常之法，以減少走出人民擁塞道路之障礙，故乃有此下策之下策也。夫逃難之民，不死於匪共，不死於饑寒，而死於脂膏象養之官兵，不死於犯科，不死於作奸，而死於逃生不能之絕境。

然此猶未為慘也。及如何而匪勢追擊愈猛，官軍全部退却，益力，人數既多，背進之途，益感窄狹，而人民迫於事勢亦不畏官軍槍殺仍競相奔逃於同。道途之上，途塞之勢有加無已，軍官最後乃下令曰以三五機槍，沿途捕射爭逃民衆。以為開路之先鋒！嗚呼！毒計既出，赤彈橫飛，逃難之民，頃刻之間，十之八九悉數傷亡於為官軍開路途之機關槍下，官軍以是，誠得一暢然無阻之途道，以成其敗北之功，而人民則於萬分慘痛之餘，苦求一生，竟不可能，無罪無辜盡死於此等非常慘變之遭遇下，事之不可解，理之不相通，情之不得平，法之不能容，孰有過於者是乎？（下略）

我們看見這種情形，我們有什麼感想？除了一致呼籲中央，從速派遣大軍，及政治大員，入川剷除這些匪官匪軍，而救民於水火之外，實在沒有第二個辦法，青天白日之下，決不容此輩比軍閥更壞的匪官與匪軍，存在片刻也。（咸）

西北問題的探討

（四） 丘咸

新疆問題（下）

關於新疆的外交問題，已約略說明他的大概，現在再進而探討他的內政問題，新疆的內政，出巡新疆歸來的羅文幹氏曾概乎言之：『新疆自開省之後，在楊增新統治之下，計十有七年。楊氏採閉關愚民政策，鞏固地盤，惟才善應變。故終其身新省尚稱安謐。及金樹仁主持省政，一切

仿倣楊氏，但祇得其短，未得其長。對人民橫加壓迫，苛虐至極，至二十年，乃為發生事變。金氏不知安撫，祇事屠殺，變亂乃一發而不可收拾。新省人種複雜，除居於統治階級之漢人外，尚有纏頭、哈薩、滿蒙回等，不下十餘種，陝甘來新之漢人，及纏回哈薩各族，均信仰回教。事變發生之原因，純為人民不堪金樹仁之壓迫，而事變發生後，金氏竟謾謂回漢種族之爭，希圖朦蔽中央，減輕本人罪責。『余此次出巡新疆，為時最短，感慨殊深。新省寶藏之富，確不在東北各省之下，中央對此西北游離，自當用全力以謀開發，如一旦戰事結束，則下列數事，必須積極注意：（一）厲行法治：新省現幾無法律可言，官吏有無限之威權，人民無些微之自由，稍一不慎，即召殺身之禍，殘暴黑暗，決非內地人民所可幻想而及。故人民往往不堪壓迫，起而反抗。新省人民十之九多奉回教，變亂一起，即引起種族糾紛之誤解，故必須厲行法治，俾人民冤抑得以伸雪，官吏橫行亦得斂跡。（二）開發交通：新省與內地路途修阻，交通極為不便，以前貨運，均以駱駝為工具，由天津到迪化，快者三四月，慢者一二年，事變發生後，已完全斷絕；反之新省與外國之交通則極便捷，以致新省商業，完全操諸外人之手，中央對新省之交通，如不積極開發，則新省精華盡失，血液枯竭，人不亡我，我亦自亡。（三）整理財政：新省財政極紊亂，收入毫無，全恃印發不兌現之紙幣度日，此項紙幣，在楊增新時代，祇有一兩票與五兩票二種，每三兩折合國幣一元，現已添印十兩

票與五十兩票，其價值則國幣一元，已合七八十兩，據最近所得報告，省方印發紙幣，不祇供不應求，並印發紙幣之紙，亦告缺乏，此種情形，如小商圖救濟，前途何堪設想。(四)餘如教育，則各縣至多祇有小學一所，多半並小學而已無之，外交則地方可任意與外國簽訂喪權辱國之條約等等，總之，無事不須匪整頓云云。

又據迪化通信，敘述頗詳，可與羅氏談話互相參證，茲附誌如下：

民元以來，連年內戰，各省幾無一片淨土，但新疆尚稱安謐，雖回漢略有衝突，均為局部問題，一經安撫，遂告平息。但金樹仁長新後，因軍政措置失當，苛稅雜捐，橫徵暴斂，使人民無喘息餘地；同時封鎖交通，實行愚民政策，政治黑暗，賄賂公行，以此種種原因，乃有第一次新疆事變之爆發。在此次新變中之主要脚色，一為金樹仁，一為馬仲英，金為漢人，馬為回人，伊等除為權利之角逐外，猶含有種族之嫌怨，致雙方互相仇殺，死人逾萬。當戰事爆發後，金以所部(現在省軍)無戰鬥能力，每戰輒北，乃被迫出走，省軍交其參謀長盛世才統率，斯時馬軍已進至距省城甚近，聲言殺盡漢人，成立西北回族大同盟，並聯絡土耳其，組一個回族國家。

金出走後，殘部既交盛世才整理，省府由駐在伊犁之師長張培元繼任，時馬仲英每戰皆捷，大有一氣呵成之勢，乃以衣隊出沒於迪化近郊，漢人被殺甚衆，因之迪化城內，一夕數驚，適東北抗日軍蘇炳文部二千餘人，忽由俄邊道入新，吉林自衛軍李杜部六千餘人，亦由俄相繼趕

到，蘇李二部，非但紀律嚴明，戰鬥力尤強，因之省軍聲勢大震，迪化之圍乃解，城內漢民，均簞食盡漿以迎；而蘇李兩部，則雅不欲參加內戰，乃由各將領函馬仲英，婉勸停戰，最低限度，亦要嚴禁種族之仇殺。馬此時以戰勝餘威竟不之顧，猶事殺掠，蘇李兩部為數十萬漢人計，為本身自衛計，乃毅然助省軍(即盛世才)以攻馬，馬大敗，幾不成軍，馬仲英現遭慘敗，乃退至哈密吐魯番鄯善等處，收容所部，僅有四千，老弱居其半。時盛劉利用機會，通電全國，自任主席督辦，詭云為民衆所推舉，盛劉以新起爐灶，基礎尚未鞏固，故對馬未予窮追，於是乘機罷兵，從事內部之整頓，外聯蘇俄以作奧援，而馬亦願於此時休養，俾圖再起，於是第一次之變亂，告一段落，新省政權遂為盛劉等所把持，仍取封鎖主義。斯時盛已儼然成爲新省之狄克推多矣。迨中央令黃慕松入新宣慰，冀將新事作一澈底解決，乃盛劉大起恐慌，以為己位勢將不保，乃一不作二不休，將黃軟禁，以作要挾中央頒布軍政兩令之條件，當時檢查郵軍施行戒嚴，形勢極爲緊張，並無辜槍殺陳中，李笑天等三人，此時盛等已完全自無中央矣。盛世才現有步兵二旅，計二千三百人，為原有之省軍，向無訓練，皆有嗜好，此外尚有白俄軍隊一旅，計一千五百人，名之曰歸化軍，每多酗酒滋事，紀律極壞。東北軍與馬仲英軍作戰，俘獲千餘人，即編為衛隊團，駐督署守衛，此千餘人隨馬之時間甚久，因之民衆咸恐終難帖服，乃最近譁變之事發生，益證其不可靠。總之，盛之直屬部隊共計四

千餘人，有戰鬥力者僅十之二三，盛之所以能站住脚步者，完全因為各部互相牽制所致。東北軍在回回誓必殺盡漢人的呼聲之下，為自衛計，勢不能不與盛世才為暫時之合作，而新疆將陷於永遠糾紛之境地。至盛所以能自豪者，恃東北各軍為之支撐，故對東北各軍將領，極盡籠絡，督辦署參謀長，軍務廳長，兵工廠長，軍官學校，省城衛戍司令，衛隊團長；舉凡一切重要位置，皆為東北軍人物。在表面上，盛似極為虛心誠懇，其實別有用心。如果東北軍離盛而中立，則新疆政局，將為之一變。因在新各部，人數最多，戰鬥能力最強者，首推東北軍。將來新局之解決，其癥結或在此。大公報記者對於這些也曾告訴我們。

一，吏治 新省政治在已往黑暗到無以復加，凡白鹿政，悉由主席獨裁，其他人員概不得預聞；甚至在上者視貪污為酬勞屬下之具，社會上亦認作官發財，為正當收入。官與官相見，則以賺錢之多寡相誇示，至於民間疾苦，當然無暇過問，其實亦無須其過問，只要各官員大煙吸足，腰包裝滿，再不向人民剝削，則人民即視為萬幸。

二，財政和紙幣 新疆市面，則純以紙幣維持，舉凡市面交易，公私往來，無不以該省財政廳所印發之紙幣（俗稱銀票，後價跌改稱市票）為主，而以兩為單位，即票面所書之紅錢四百文也。

新省原為有協餉之省分，及民初協餉停止，楊增新即從事開源節流，剔除積弊，於是收入較增，出入幾可相抵

買大批新軍器，致財力大虧，乃即三兩，五兩之紙幣，流通市面，行使不久，價格日漸跌落，近經軍事，各縣交通斷絕，稅收完全停頓，故新省今日財政之惟一來源，即為印刷紙幣。但因市面無現金之故，所以紙幣價格雖跌，數額雖多，而暢行則如故。

據前財政廳長朱瑞撰語記者稱：全省收入按平時預算，年約千萬元，今年（民國二十二年）自一月至今（十一月）財廳未有分文進款，胥賴印刷省票措注，支出額則以印刷額之多寡為斷。軍費平時每月約八九百萬兩，戰時大概須一千六百萬兩，政費則不及軍費十分之一。現在省票發行額數已超過二十萬萬兩，仍在繼續印刷中。新省稅收，依據財政廳十八年度全省稅收統計，為九百四十一萬餘兩，若加以整頓，則每年可達一千萬兩。（即一千萬元），要者如下，一田賦，北路較南路為低，北路各縣迄今仍全徵本色糧，新省原有紙票，僅二千餘萬兩，至金樹仁主政時，除發行「一兩」省票外，並加印「三兩」「五兩」省票兩種，省票價格因而低落。終金氏之任，計共發行七千八百餘萬兩，去年四一二政變後，稅收無着，印票愈多，初印「十兩」票，後又改印「五十兩」者，即以每日印發五十萬兩計，其發行額已屬可驚。此外在軍事時期，馬仲英在哈密，鄯善。吐魯番各縣發行臨時地方流通券，以毛頭紙用綠色木版印製，上印「憑票兌換省票銀伍兩」，後又將兌換字樣取消，只示其銀數，更印「流通市面，概不兌換」八字於正面。此項紙票發行額，聞達數百萬，但市面

已不復流通，將來尚不知如何收束也。

新省的文化、大公報記者也曾告訴我們：以地勢而論，新省接受省外文化之機會極少，加以楊金時代之閉關政策，居民之往來，貨物之運轉，均受極嚴格之限制，報章雜誌之不能輸入無論矣，即教學材料亦須經當局核准，方能講授。是以新省文化落後，乃必然之結果。此種天然與人爲之二重障礙，迄今尙未能完全解除。記者在迪化約八閱月，而所見之報紙，仍爲赴新前所見者。至新省可以購得之書籍，多爲經史子集及各種課本與若干舊小說而已。新省教育現狀，直與清末時代內地情形相若。近年來因軍事影響，物價高昂，紙幣價格跌落，學生或以道路阻隔，或以校中津貼不能維持生活，大半廢學，故合師範中學及法政學院三校計之，僅有學生約一百八十人。記者在新會晤教育廳長張馨氏，據談：『新省教育極爲幼稚，楊增新主政凡十七年，施行其獨裁愚民政策，對學校之創設雖未竭力提倡，但表面尙從事敷衍。各縣均設有初級小學，至金樹仁主政時，對教育事業即置之不問，故現在全省高等教育，仍只一法政學院，中等教育有師範中學各一校，初等教育雖稱全省五十餘縣，已普遍設立學校，然最好縣份祇有三五校，其下焉者，則僅有一校。統計新疆全省學校之數量，恐與內地之一大縣相若，全省學生人數，則恐不及內地較大學校一校。各校經費並未固定，現省立各校，由廳轉呈省府

核發，縣立各校則由各縣政府籌劃。女子教育原僅有一迪化縣立女子學校，現改爲省立。各校均不收學費，中等以上學校，且由公家津貼補助，但招生仍極困難。記者在迪會參觀中等以上各校其設備無不因陋就簡，圖書儀器，無由購置，當然付之闕如，教材課本有時亦無由採購，且常有因教員無人而將某課程取消者。故其大學畢業學生之程度，殆與內地中學相等。惟自東北軍入新後，教育界隨往者頗多，表面上大有昌明之象。如男女合校初級已在實行，學生自治已能自組團體，本年四月間復有童子軍組織，誠開新省教育史上之空前紀錄，惟學生方面因已往壓迫束縛過甚，一切行動，仍不免受傳統思想之支配，非從根本改革不可。至於文化之介紹機關，現時僅有一圖書館及一博達書館。新疆圖書館爲金樹仁時代所建，內藏書籍類多古本舊小說及新省人士之著作；雜誌報章均未購備。博達書館爲新省鎮西人朱西亭氏所設，專以介紹文化爲目的，徒以運費成本太重，紙幣價格無定，賠累甚鉅，朱氏雅不欲以賠累之故而停業，故近又營綢緞布匹，稍資挹注，此外尙有售俠義小說之攤店三四處，則於文化上殊無地位可言也。

由於這些實際情形看來，新疆真同一地獄，其人民即每日在地獄中過生活，新疆之內政，亦到了再嚴重的關頭。

怎樣使受教育者爲社會改進的原動力？

宋積璉

目前教育的趨勢，雖以社會化，實際化為重心，各教育學者以及學校的一切設施，莫不以社會需要為對象，使學校教育純趨向于社會需要之地步。這顯然是教育實際化，社會化，普遍化的新時潮，是改正中國「閉門教育」的局面。然而我們用冷靜的頭腦，詳細的觀察，精密的檢核一番，的確是犯「名不其實」的毛病。別的不談，就以教育設施場所的學校的一切步驟和實施之方法來看，就露出牠的缺點和病症：學校設施處處表現着「空虛」，和「無用」的矛盾現象。再以學校的組織上來看，什麼研究股，設計股，生活股等等。然而實際不是這樣：研究股祇重於書籍的整理，而忽略了實際問題的探討和設施錯誤上的改良；設計股祇重於課程的編制，教材的選擇，而忽略了「社會需要」和「適應環境」的兩原則。生活股特注意學生日常生活事宜，而忽略其「生活需要」「精神陶冶」之定律。因為如此，教育的結果，不獨不能表現着「空虛」「無用」的特徵；同時造成了「書獃子」「死知識」的現象，而離教育原則太遠，與社會需要不相關聯，促成了教育破產和對教育發生懷疑的結局。這種現象的促成，純粹是教育者觀察不清楚，方法錯誤所致。當此國難嚴重，民族衰弱之秋，挽救之道，端賴教育的普及與教育方法的改善，若對此種缺點不加糾正與檢討，不但更使教育走向破產的殘途，而救國與民的計劃，整個成為泡影，而國家社會更因此而危機叢生。失業者日衆了。但究竟如何可使教育實際化，受教育者成為社會之改良者？對此問題，論者不一。

今就個人管見所及，要使教育為建設社會重心，受教育為改造社會的原動力，不能不從下列幾點做起：

(一) 學校設施合乎學生知識的需要——學校一切的設施，關係學生知識甚大，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要使受教育者的知識實際化，自然對於學校的設施，如環境的佈置，教材的選擇，日常生活的指導，社會常識的灌輸，均是學校特別注意的。學校能把這種條件加以改良，並使合於學生實際智識的需要，受教育者之智識自然趨向于實際化，學生才能為社會的改良者。

(二) 打破課堂書本萬能的謬誤觀念——我們要曉得教育惟一的目的，不是書本知識的傳授，現在各學校，尤其是中學校，都偏重于理知的繁重課程，弄得學校畢業的學生，對於社會的探討，時事的觀察，根本說不到什麼，學生不是社會有用之才，反而成為促進國家的滅亡，民族的頹衰的原動力。我們要使教育的力量來建設新國家，學生為國家社會改良者，首先澈底改革我們的教育，使教育變成生活的改造，不過認書本為智識的媒介，非為做人處世的工具，能依照這種原則去設施，學生自然成為社會的中堅，復興國家民族的主動力。

(三) 破除教育為官僚化的局面——目前中國的學校不過是書獃子的製造所。教育行政機關，祇注重于教育標準化，而不顧及標準良否以及環境個別的適合與否？最可使我們奇怪的，現在教育行政官吏，認教育行政機關為教育

的權威，弄得教育完成爲官僚化，教育結果，無獨立創造的力量，距社會需要太遠。要使教育有獨立創造的力量，受教育者爲社會需要的資料，應除破壞教育官僚化的局面不可。

今後教育能趨向此種途徑，教育者能依此種原則去做，受教育的足跡，自然才可以走向實際化的正軌。學校才成爲社會建設的中心，整個教育才有實際效果表徵出來，教育的功能才成光華燦爛的東西！這樣的教育才是我們所理想的教育，是我們所企望的教育！

對日問題的檢討

(續二) 李景森

國類

海陸空

軍實

力

備考

國別	戰門艦	航空母艦	巡洋艦	驅逐艦	潛水艦	陸軍	飛機	內戰門巡洋艦
日本	九艘	四一八	一九	一〇六	六二	一三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九架	內戰門巡洋艦三艘
美國	一五	四一一	一〇	二二二	八二	三三二・〇〇〇	二・三〇〇	內戰門巡洋艦三艘
英國	一五	六一九	一三三	一五九	五六	七三四・〇〇〇	一・四三四	內戰門巡洋艦三艘

德國在戰前，是一個海軍強國，實力僅次於英國。歐戰後，因受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只允許鐵甲艦六艘，巡洋艦六艦，魚雷艦二十四艘存在，組成正式的艦隊；餘艦則須留作預備艦隊。此外，准許德國建造萬噸級戰艦四艘，以代替舊艦。經德國科學家苦心計劃的結果，新艦下水即轟動一時的『袖珍戰艦』是也。其餘尚有：水雷搜索艦二十八艘，巡哨艦十八艘，並其他練習艦一批。不過德國的工

(四) 日本與各國的勢力比較
帝國主義者的爭奪市場，瓜分殖民地之唯一的方法，就是武力。特別是海上的軍力，效用最大。其次是空力，也很有效，所以日本擴充海軍了航空了，接着美國，英國也實行擴大造艦計劃了。意法自然也是不肯落人後的。其中尤以壓迫我們最力的東鄰日本，備戰最爲積極。它的理想敵似乎並不止一美國，就英國也包括在內。日本最終的目的，是希望打退強敵英美而獨吞中國。現在我們試一考察世界各國之海陸空軍備的現狀，與日本作一比較，就可以明瞭戰爭危機的迫急。

程能力，雖有獨到處，但在條約束縛沒解放以前，在海上德國仍是無法與其他強國較量了。日本他雖然強，還強不過英國。因爲英國的海備軍艦隊及航空計劃，都勝過日本，就是陸軍實力日本也跟不上英國。十年以後，這些強國誰也勝過日本，誰也和他爭個勝敗，老大的中華民國，也要和他比賽一下，勝敗這是必然的趨勢。

(此段大部材料取自一九三四年第三期德國國防雜誌)

煤油的生產逐年減少，而消費額却因汽船、飛機、摩托車，等事業的發展而增加之。煤油的缺乏，將成爲日本擴充海軍的致命傷。據東方時報估計日本海軍平時須重煤油一〇〇〇〇〇噸。戰時則每日須五萬噸，現在日本的煤油產額每年不過五萬噸，僅供戰時三日之用，其危險可想而知。

C 煤礦——日本的煤礦，大宗是從我國輸入的，所以我國南滿的撫順煤礦，日本刻下正在拚死力的經營。煤的產額也和煤油一般的激減；善於遮瞞的日本人啊！你將何以遮瞞這經濟沉淪呢！將來一旦戰事發生，看吧，日本將何以自存？

D 鐵礦——這一項每年從中國輸入的數要占總輸入五分之四。至於農業富源，早已隨着資本主義的進展而趨於式微，產額更是低的了不得，談不上枯竭不枯竭！

E 金融的恐慌——日本的金融早有恐慌。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日本金融界的大恐慌，就是日本資本主義沒落的喪鐘，因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一切產業，都由金融資本做媒介，而且互相倚賴的關係。例如那次金融恐慌的時候，因鈴木商店停閉後，牽動到台灣銀行的歇業；再由台灣銀行的歇業影響到日本全國三十多個大銀行的倒閉。於是社會呈現出大恐慌的現象，存戶紛紛提款，因此被擠倒的銀行，也有數家。一時日本金融界均呈死滅狀態！

日本產業本屬不振，生產事業，原很蕭條，不過因爲憑中日，日俄和戰三次爭的機會，與夫老大的中華，供其魚

肉，才能達到現在的狀況。不能不說是僥倖。不過僥倖的機會祇有一次兩次，三次不能專靠僥倖而生存，不能專靠僥倖而發展。現在日本先天的脆弱症，後天的膨脹症，都嚴重地爆發了！據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八日見國際新聞日本大藏相——高橋是講演說，日本財政狀況：謂日財政已達空前之窘困，國家之收入與必要之支出，已不能相抵，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預算爲一・七八〇〇〇〇〇元，較上屆會計年度增二八〇〇〇〇〇元，若與上屆年度相較，稅收約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郵政收入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國家資產收入減五二〇〇〇〇〇元。高橋又稱政府減政已達極度，若欲再行減縮，已不可能，因滿洲之事變，支出大增，屆時欲籌救濟，經濟款項，已無款可籌，政府謀減低利息，援助貨幣流通起見，已將證券保證金由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增至一・〇〇〇〇〇〇元。欲求錢幣之暢通信用，爲絕對必要，人民對於投資感覺不安之心理不可有；否則，將無辦法云。至於金融恐慌最大的原因，不外乎下列的幾點：

A 國債增多 與國民負擔的加重——日本歷來執政者，都是一些由大地主演化而來的軍閥，他們祇知道搜括人民的膏血，以充實他們自己的腰包，所以財政預算，逐年增加，生產力枯竭，因此國債亦日益增多；例如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國債爲二・五〇五・五七一・七八二日元，大正十三年則增加到三・八七六・五九四・九一八日元；到了昭和三年（一九二七年）則又增到五・五九五・六〇

一・二六一日元。日人高野清八郎說：「國債的利息單以今年度（一九二八年）計算，實達三億元之多……長此以往，不出十年，日本全部租稅，不夠支付公債利息。於是日本的財政破產，國家亦隨之而滅亡。」我們試想日本財

年號

國稅

府縣稅

市町村稅

租稅合計

大正五年

五・六五二

一・二五二

二・〇八〇

八・九八五元

同 九年

一一・六五五

三・三七六

五・七七三

一〇・八〇四元

同十三年

一二・九三八

四・二二五

六・三三七

二二・五〇〇元

（此段大部材料得於最近國際現勢所載關於日本經濟一文）

（未完）

父與子

銘珊

這是愛牟告訴給他自己做的一回聖景事情，他說他到現在回憶起來，有好笑有難過，現在無妨就用他的口氣敘述這一件事吧，那末我的寫法祇好用第一人稱了。

在機陽校沒言語吃了校長的一個西瓜。校長回來大發其雷霆之怒，說這些教員太放肆了，把人家的瓜隨便便就拿去吃……我覺得同事們在一塊兒處得很好，不言語吃了校長的西瓜，也算不得什麼大不得了的事，校長先生和我們還是同學，（還有一位姓張的和我一同在那里）何必這樣給人下不去呢？這時候已經快到暑假，於是便決定主意，下半年去吃糧。

王總指揮駐防耀州已一年多了，那里朋友很多，暑假放了到家里打個轉兒，便一直跑上耀州去，到那里得許多同學和朋友的幫忙，弄了一個電務員，還算沒大費事，就這樣鬼混到年底，也覺得沒有意思，七折八扣，又要欠幾個

政如斯枯竭，國債如斯增加，唯一的彌縫方法就是拚命榨壓國民的血汗。除公債外，日本國民的課稅，亦年年增加。據大藏省所調查每人担負的稅額如下：

月，才知到吃糧不但不能發財，也是一樣的窮哩！
 舊曆年關，人家多半都告假回家，我也假名回家要看一看老父親，其實倒不如說回家看老婆還乾脆。要寫請假條子，腰中空空，簡直也可說一文不名，要回家又不能不寫借錢條子，寫多少呢？寫的多明知道參謀長不批准，寫的少回家去太難為情！躊躇了好幾天，最後鼓着勇氣寫了五十元，等了一個禮拜，已經是臘月二十三晚上，外邊的爆竹聲響得畢巴畢巴，越發的激動了我的歸心。

請假條子批准了，借錢條子也算批了下來，朋友你猜多少？祇是二十元；這二十元能夠作什麼呢？還是買東西，還是獻給老父親呢？零零碎碎，東花西散，及至到家，僅僅的剩了大洋拾元。這十元大洋，怎好給父親拿出來呢？他老人家對於我的希望，恐怕把這拾元拿二或者拿三乘起來，也不能以滿足他老人家對這種子幹事樹來的兒子慾望罷？

到家之日的第一個晚上，和父親談談家務並半年來吃

這糧的經過，最後到了快要睡覺的時候，慚顏的羞澀的摸
了許久，終於從衣袋中掏出這僅有的十元大洋，倉擲的放在
桌上，父親的目光似乎在那十元錢上作了一次掃射，由他
老人家臉上的表情，我會來他的意思了，雖然是沒有言語。

由這十元錢，就決定了我這一次在家中過年的悲運，
父親對我，不是處處表示着不滿，因為他老人家家園困守
，十分的感到經濟的壓迫，這經濟支配的社會呵，你也支
配了我們父子的感情，這窮苦的家庭，有什麼留戀的必要
呢；正月初八的早上，便告別了父親和妻，又復走上了征
途。

大哥在縣里住着，過路到他家中看看，大哥說：「你
們一同去的伙伴我曾見，都說要過了十五才起身。」姪女
聽得我們鄉里今年打社火，要教我送她回去過了十五一
同來，嫂子也是這樣講，我也倒有幾分戀家的意思，況且來
時妻又再三留我過了十五呢。也沒再推辭，二天就僱了牲
口送姪女一同回家去，縣里的蓮花燈糊得十分好，要再回
去過燈節，順便買着一隻花燈給零兒。那天下午到了家，
雖然父親惱着問「爲什麼又回來？」妻却與着說：「怎麼
可回來了！」

十五終於等到了，十三日的那一晚，父親不知爲什麼，
罵着我沒出息，又說我不要臉，一個老大的男子漢，連自
家的婆娘娃也都養不過……七個三八個四，記不清都罵了
些什麼，我哭得抬不起頭，知道父親的氣在那里，偏妙這
一天，和妻爲着親家給了景兒的一塊錢在爭吵，晚上又受

了父親這樣的毒罵，越想越覺得痛心，獨自一個跑到北廂
房，關住門，倒在久不睡人的塵土泥得幾分厚的土坑上，
抱住頭祇是在痛哭，哭得鼻一把的淚一把，門外的鑼鼓傢
伙敲得真熱鬧，一陣緊似一陣的敲着，南村的打過來，北
村的又過去，人聲喧鬧。喇叭長鳴，幾乎熱鬧破了，而我
却愈哭得越勁！

夜已深了，聽着父親和姪女們從門外看社火回來，到
後院裏打土談話。最後聽得父親說：「你七叔今晚跑的那
里去了！」姪女同妹子等一干人才在家里滿來回找我，終
於被她們發現了，她們把門撥開進來，勸我不要哭，說：
「當家人責備孩子是常事；和他老人家有上的什麼氣呢。

她們不知道我內心的痛苦，越勸我反來越覺得厲害，經
她們再三的邀請，時間很久了兀的拾起來一鼓惱兒跑到妻
房子，他們又跟到房子來坐談，不知道他們和妻都說了些
什麼？我終於沒有發一言。最後她們都走了，妻又慢慢的
來勸說，她說的話兒不知有多少，我還是終久沒答復。想
起親家給景兒一塊錢，我想要了做盤纏，她不給又說了些
派肚話，我的氣又由不得要轉到她身上！

妻累次催我脫衣睡，說連衣睡下，恐怕着了涼，她又說
「她才有了景兒日子不大，身體也孱弱得很，我再不要
她着氣！」但我仍是終久沒理她，就這樣合衣服迷迷糊糊
睡，她把被子拉來蓋了給我。迷迷糊糊好像睡着了，在夢里
又是哭，哭得頓着氣的又醒了，忽里忽籠，哭醒來，又睡去
。猛的聽見鷄聲叫，兀的爬起來去點燈。妻也跟着忙起來

不住的問我這般時候起來做什麼？我仍依舊不理她，一面穿好衣服，一面整理行李，不到一刻鐘，差不多也整理好，一骨碌跳下炕來，便背上行李開門走，妻緊跟着躍下炕，一手拉住被包，我要頓，她在拉，她又哭着說：「你這人怎麼這氣大，我再不了，你再不要着氣我！……」我心裏也難過得幾乎要哭出聲來。我又看見他祇穿着睡衣，他總是扯住被包老不撒手，我氣極了拋下被包向出跑，他緊跟着向外趕，他畢竟是女人，我跑到門口扭開關子走出去，已經下了門前里的場牆門口，才聽見她才走到門口。他心裏已經好像刀子戳着一樣！有心不去，折不下這人，有心走了，未免累得妻太可憐了！想來想去，再又什麼臉面上回去呢？不走也不能由自己了，又想起門開着恐怕賊跑進去，或者是野獸來了，復返回來把門從外面拉着拴住，然後又走下場坡，忽然想起村北首大路上昨天下午槍斃的那個土匪，心裏又害怕了，便折回來改道走村南。這時鷄聲在亂唱，狗聽見人的足音狂吠，仰見滿天星斗，銀河斜掛，心裏有說不出來的難受一面想一面向前走，漸漸的離村遠了，心內不覺得害怕起來，怕鬼，又怕狼，這時候祇聽得遠遠的鷄聲和犬聲，就近祇有自己的足聲，心裏越害怕，脚下越走得快，走到永豐鎮的城西，迎回頭來，看見東山上已漸放着晨曦，到洛河岸上，已是天明，雖然日頭還沒上昇，而大地上的草木可辨了。

正在緊步的走着，忽然聽見後面我家裏用的那河南客

小夥計，用着河南腔不住的喊着「叔！叔！我爺叫你回來！」我一面走一面迎回來喊着叫他「回去！」他總是不住的在後面趕；待他趕到，我已上船自己將船拉離河岸了，他雖然距我很近，不得上船也是沒有辦法；他仍是依舊的站在河岸上說：「叔！我爺叫你回去！」待船到了彼岸，我下了船上了西邊的山破，迎回看他，他才沒精打睬的向東走了。

這一天畢竟是起身得早，到興市鎮已是八十多里路了，才是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路過縣裏，連大哥家裏也都沒去，祇是在北關休息了一會兒。吃了一頓午飯。到興市鎮坐在個小飯店的門首，脚也覺得有些痛，身體也感覺到十分的困倦，休息了不久再吃了一點，爲着明天要起身早不能不向西門外投宿。獨自一個歇在這鎮上關外一個荒僻的小店裏，孤另另冷清清的躺在炕上細細的想，回憶到早間從家中走的那個情形，不覺一陣酸淚湧出眼眶！這晚是正月十四日，附廓幾處村莊的燈火瑩瑩在望，店掌櫃也燃着香燒給什麼財神土地，觸發生情，更感到佳節遭遇的悲慘；興市鎮原來是出爆竹和紙張的地方，天末傍晚，各處已是爆竹亂鳴，到處一縷縷的香煙氣和火藥氣衝滿了這小城市的空間。

一覺醒來，又是批批拍拍，批批拍，批批咚，一直響到天明，這個鎮子，真算得個出爆竹的地方，聒得我的耳朵，直跟着它也聽到天明。窗孔中呈着灰白色了，我即翻身起來登程，朝日昇上東天，金甯萬丈，齊射着慶祝

元宵節的各處農村，迢迢古道，在今天恐怕祇有我一個悵惘的征夫沿途村莊，多半是鑼鼓喧闐，在我聽得，總覺淒涼悲慘；行至日中，迎面來了兩個好像旅路的人，相覷走過，聽着他們說今年還有走路的人，不僅是我們兩個呵！

與市鎮距耀縣九十多里，我居然趕黃昏走到了，及至進城，元宵夜的萬家燈火，已早在燃得街衢通明，踏進指揮部，同事們正在吃酒猜拳，大鬧着慶祝佳節，忽然碰進來一個我，他們真詫異我今天爲什麼會來的，他們一齊站起來好奇的問我今天怎麼來？我的話長不便講，祇有含糊的打幾個灣子混過去。

接着談談笑笑，魚翅頭的席邊跟上吃第一個菜呢。這時胸中也寬暢了許多；酒未吃畢，市民又弄着龍燈到指揮部來耍，參謀長賞紅幾丈，大洋又是三十餘塊，這時候的E總指揮已向西路討逆去了，一會兒街上遊玩、跑船呀，竹馬呀，人聲嘈雜，鑼鼓喧天，這時候我雖然不時的打着氣顫，然已忘記了兩日之悲痛了！遊畢回部，到現在還記得這一晚的口令是「火樹」呢。

他媽的，這一年真倒霉，十五後接着就西開，到西路不久又轉回來，住在三原約一月多，鎮嵩軍就打進潼關，李虎連三連四的電促E總指揮進省救援，舊曆三月初間，大軍一齊開進省城，我跟着八個月的長圍幫到底才出來，已經舊曆十一月的天氣了，還穿着褐袍子，連餓帶凍，真把人弄得人煞不像……

愛车的話止於此了，我的小說也在這裏要告結束，我

對他的批評，要說他真心硬！怎麼連夜起來私奔，弄得老婆跟你你哭了多少眼淚，你這樣的走了，你想想父親，尤其是女人，他在家裏怎受呢？

二三年一個寒冷之夜。

各縣巡迴視察隊日記 (卅二)

孟士杰

十五，溝深堡乾旱異常

深溝堡現更名為進化鄉，土地面積約十方里，有水地一千七百餘畝，旱地一千五百餘畝，山地七千餘畝，圍圍三百四十餘畝，居民七十二戶。原係該縣中等堡份，北臨澧水，南接山岔，近數年來因水利不興，全境頓成焦土。人民背井離鄉，年有增加，所屬荒灘，荒地，面積極爲廣大，可墾田四頃之多。前在馬哈拉溝取水時，可灌田二頃有餘，嗣以該溝山乾水涸，耕地減少十分之六七；現時如能在大峽取水一渠，其灣曲線長二十餘里，由政府負責經營，費款五六千元，當可竣事。其在大峽之鷹哥嘴，可用炸藥鑿平，紅崖之山澗七道，可以木料搭橋渡過；其餘均屬土路，費工極微，受惠實多。地方人士經營再三，終以民力不逮，中途停頓，至爲可惜。本隊在該鄉召集居民凡百餘名，由苗應偉同志講述振興水利，防止旱災之要點，次由杜鳳鳴同志講演三民主義爲救濟國家貧弱之良藥，農民須切實奉行，以資完成革命大業云云。

十六，高店堡之近况

高店堡處該縣大峽外之西境，與西寧縣之平戎驛毗連，現更名爲復興鎮，土地面積約八方里，有山田一千二百三十畝，水田一千六百二十五畝，園圃一百二十五畝；年來土地乾旱，收成至微，居民八十七戶，時有離散之苦。去年因政府征收上忙，農民無力上納，遂向義源祥號借債，利息特重，言全年總收成尙不足以還清債款。再加其他糧草及其他差徭之累，所有全鄉土地，即無條件送人，亦無受之者。鎮內設學校一處，據稱學生不滿三十名，因農村經濟日窘，學校漸有不暇顧及之勢，本隊在該鄉徵收黨員十八人，復召集村民凡一百二十餘人，由杜鳳鳴同志講述本隊所負使命及孫軍西師屯墾問題，次由苗應偉同志講演人民應力求生產增加，以資解除農村之困。晚宿該鎮內鄉民疲及農村負擔過重之苦况，令人不忍卒聽。

十七，自由鄉民困極深

入高店溝行三十里，即抵自由鄉之卡金門，據談該鄉共屬祝家官溝，楊其堡，楊家下莊，上下金門五莊，土地面積約十二方里，有水田六百三十畝，旱田二十畝，山田四百三十一畝，園圃一百二十餘畝，荒地約近三百餘畝，居民七十七戶，因地處山谷，淺溝河水極爲乾旱，年來生產力銳減，地方極爲困苦。又居民番漢雜居，智識極爲簡單，終年守土負債，頗有坐以待斃之勢。本隊在該鄉召集民衆六七十人，由苗應偉同志講述本隊到鄉村開服務之目的，及人民應認識之點有：(一)廣種樹木以防旱災(二)

(三)讀書識字以開民智；(三)放足剪髮以健身體。至徵收黨員一項，因民衆對黨觀念太薄，畏懼不前，經無結果而散。

十八，敦厚鄉生產較佳

敦厚鄉原係峯堆溝的上下帳房二莊，面積約七方里，居民二百五十九戶。有山地二萬餘畝，荒山四百餘畝，因僻處山巒，不受旱澇等災，以故年來收成較佳。人民番漢雜居，文化程度較低。關於育教事業，當地人士，不甚重視，青年子女之能求學者爲數十不得一。本隊在該鄉召集民衆凡百餘人，由苗應偉同志講述興學育才之重要性，及救濟農村經濟之方法。次由杜鳳鳴同志講述三民主義要點，并奉隊到村間工作經過概況，鄉民聽之極爲誠摯。又當場徵收黨員十餘人，即辭別，循峯堆溝路線，而回抵縣城。

出城者：

青海評論社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價目：每本三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